

开放的中华 一个番鬼在大清国



〔法〕老尼克 著
奥古斯特·波尔杰 插画
钱林森 蔡宏宁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开放的中华 一个番鬼在大清国



〔法〕老尼克 著
奥古斯特·波尔杰 插画
钱林森 蔡宏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法）老尼克著；钱林森，蔡宏宁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ISBN 7 - 80603 - 941 - 4

I . 开... II . ①老... ②钱... ③蔡... III . 回忆录—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 I565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946 号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9.25 印张 207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开放的中华

莫菲·岱摩的信——致唐玛纳堡的帕特里克·多诺凡 / 1-58

学生平西的游历

- 一、皇家海军—快速帆船—林琛显示天朝威严—阿娘鞋岛与虎门—飞龙—追捕—廉价的英勇—战事声明模式 / 61
- 二、澳门—海神—饕餮圣祭—岛—蛋家人—海盗—中国的“红胡子”—海上之王—海禁—1810年的海盗—寡妇头领—女神—梅瑛传奇—黑旗帮与红旗帮—和平—一个俘虏的回忆 / 66
- 三、福建—中国式的厩肥—厦门及其侨民—巫师—神秘的风水之道—魔镜—见识礼仪之道—辫子的用途—仪仗队—彩布台上的女人—神秘人物—尽显妖娆—凤凰 / 76
- 四、战船上的鸦片—无用的悔恨—蓝眼睛的危险—kea-pan-ships—地理崇信—欧罗巴、英吉利、佛朗西之类—无数的红毛—夷人为何受歧视—对富有的英国的成见—伪币制造者 / 87
- 五、福州府—古桥—闽江—千喜阁—鹌鹑和蟋蟀—中国野味—鸬鹚捕鱼—水鼠—消磨时间—流动赌场 / 90
- 六、不可抗拒的诱惑—武和夷—崇安—在闽江上—红茶之乡 / 97

—茶树种植与采摘—清明节—手套的功能—欧洲人的成见—茶的制作	
七、墓地选址人—墓园—逝者的大餐—和尚和哭丧妇—犬奴—舟山与定海—圣母像—阿波罗和玛尔斯—阿弥陀佛—普陀山的寺庙和僧侣	/ 104
八、地理讹误—府、厅、州、县—从镇海到宁波—阿美士德勋爵号之航—一位要员的权益之策—桑树与丝绸—崇明岛—盐田—纺织工人—小作坊—慈善储金会	/ 115
九、上海—帝国大运河—贸易前景—南京布—漆器制作—漆树—中国漆器与日本漆器—工资水平—谋杀—复活的孩子	/ 122
十、雕镂工匠—古玩店—象牙球—檀香木—屏画—青铜器—古瓷器—算盘—“感谢”—灯笼—焰火	/ 128
十一、危险征兆—殉道者—清茶门教—黑社会—圣战—中国的自治区—林琛的苦衷—传单	/ 136
十二、陷害—劫匪—长刀阵—身陷囹圄的番鬼—龙爪下的赵海—政治主张—前往南京	/ 142

秀才治学

一、禀折—九卿裁判—王命牌—轻罪法庭的快简程序—监牢与酷刑—流放—《大清律例》—同等复仇法	/ 153
二、书面语—母字—象形文字的历史—六书—蟾头—口语—官话与鄙话—要点与建议	/ 159
三、学生	/ 163
四、三教—哲学、道德、宇宙起源论	/ 166
五、迷信	/ 182
六、启蒙读物—四书—五经—科举	/ 186

七、题目与答案－诗喻－中国小说	/ 191
八、科举	/ 202
九、生日－乐师－戏剧与剧作家－《窦娥冤》－中国滑稽剧	/ 207
十、历史学家	/ 217
十一、“九深”显示威严－林琛得到宽恕－谋反者的极刑－ 棘手的使命	/ 227

番鬼在北京

一、旅程回忆－扬子江畔－农业与作物－白菜－人口太多－ 河流	/ 235
二、工业村－瓷器－蛋壳－古董－神奇的青石－瓷神	/ 239
三、医生的意见－颜色与疾病－人参－不死水－解剖学观点 －预言的脉搏－主张顺势疗法的中国人－女性的地位	/ 242
四、女子的规矩－独轮篷车－北京－四城－有钱人的娱乐－ 热情的招待	/ 248
五、皇帝与百姓－古代社会阶层－现代社会阶层－夷人－奴 隶－贱民－特权等级－九品－权利与现实	/ 253
六、行政管理	/ 256
七、祠堂－政治远见－皇帝的惩戒－大炮与外交－夺取舟山 和香港－停火休战	/ 263
八、战备－大元帅出征－西苑的庙会	/ 267
九、阅兵	/ 273
十、广东的投降协议－第二次出征－夺取厦门－夺取舟山－ 定海溃败－夺取宁波	/ 276
十一、希望破灭－撤离宁波舟山－盛大庆典－婚礼习俗	/ 283
十二、停火－南京的和平－告别	/ 287

開中的華
开放的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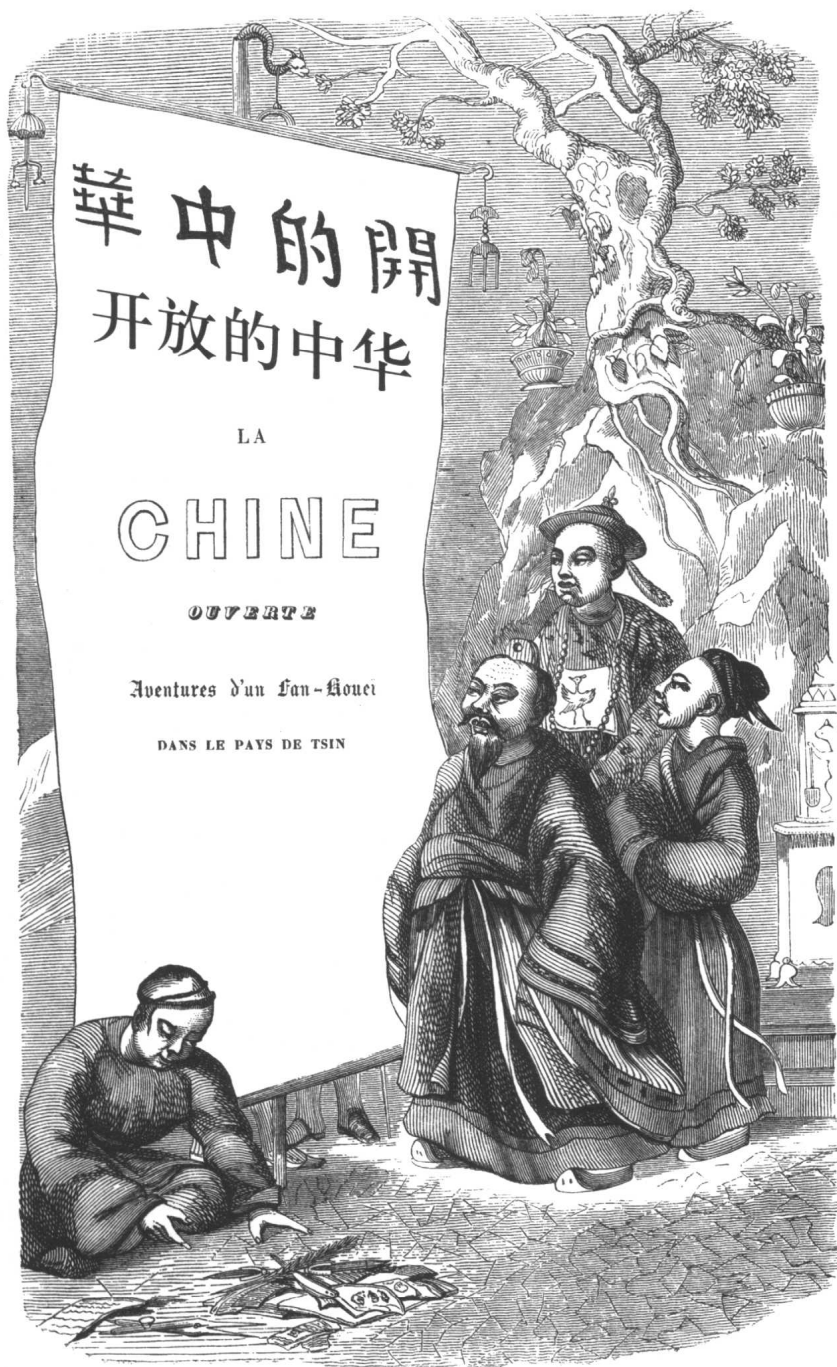
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



莫菲·岱摩的信

致唐玛纳堡的
帕特里克·多诺凡

眼科医局，广东
183... 年5月



整整六个月没有写一封信！我等着您的责备，我亲爱的帕特里克。在我心中，我总是听到您的责备，至少也能感觉到。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险些失去性命，多亏了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救了我。您不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又是如何神奇地救了我。现在，他请求我为他的无私仁慈的事业献出几天时间，我如何能够拒绝？如何能够从这几天，这几个夜晚中抽出一小时，一分钟？您总会

明白，我是因为感激才一丝不苟，吝惜时间。

相信我，要不是极其忙碌，我准会忍不住向您详细地讲述我们身边的奇迹，讲述发生在这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上的奇迹。

我想，我一生都会记得那一天。自上岸以来，我的救命恩人和向导，尊敬的彼得·伯驾神甫^①，第一次允许我登上医院的屋顶平台。当时我还很虚弱，衰竭的体质使来自外界的印象具有一种奇幻的力量。对我来说，眼前的一切就依旧像是长时间高烧所引发的那些耀眼光芒的幻影。

^① 彼得·伯驾（1804～1888）：1835年在广州新豆栏街创立“眼科医局”。——译注



医院——请允许我详细描述——位于一座旧商栈，丰太行七号。我的第一眼落在了一个角落，在那儿，天朝帝国的患得患失的政策封闭了欧洲的贸易。那是一个早晨，清新的和风吹拂着悬挂在商行前四根大旗杆上的英、法、荷兰和美国的国旗。一条和威斯特明斯特^①的泰晤士河一般宽的河，河上停满了小船，数量之多几乎无法通行。不过，眼睛还是渐渐地习惯了这种表面的混乱，在这一片密集中分辨出一种完美的对称。船的两侧留出一块空间用于通行，纵行排列的海船也在船体之间留出足够的水道。在这座水上城市的小道上，卖食物的货郎驾着双桨舢板吆喝着穿行而过，如同威尼斯的贡多拉穿梭在比亚得里亚海清澈得多的河上。主航道的中央停着一艘来自巴达维亚^②的大帆船，竹制桅杆上悬挂着草编的船帆，呈现出一派奇特的杂乱景象：甲板上，男男女女拥挤不堪，混着猴子、鹦鹉、锦鸡、狸猫和极乐鸟，更别提那些穿梭其间的商贩。真是一样不少。一个女人站在船头大声指挥着手水，她是这艘奇特海船的船长。

这派景象使我注意到，虎河上的很多船只都是由年轻女孩掌舵。她们穿着轻便的衣裳，一眼就能看出是女孩。艰辛的工作使女孩们的肌肉过早地出现；蓝色长裤下露出赤裸的双腿，这可是连鲁本斯也不敢越及的景象。她们的轻舟有时只是某种出租汽车性质的小船。有时，女船夫也是出售桔



① 威斯特明斯特 (Westminster)：伦敦一区。——译注

② 巴达维亚 (Batavia)：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译注

子和香蕉的流动商贩。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卑鄙玩笑的牺牲者。她用力地划着桨，靠向一艘载着六个到八个英国水手的小船。水手们招呼她，等警觉的她匆匆划船过去，他们又忽然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原以为不该失去这次好买卖，现在让他们开心不已。相同的把戏成功地重复了两三次。看着这个女孩用尽全力地追赶，真让人感到怜惜。她的头饰掉落在身边，蓑衣也从肩膀滑落下来。最终，她明白了，猛地丢下桨板。我看见她做了一个愤怒的动作，诅咒那些奸诈的外国人。“番鬼”，这个词出现在所有的咒骂中，在我耳边响起无数次。就在这时，我恍然明白了它的含义。“番鬼”——字面意思“外国的魔鬼”。当番鬼的船驶过中国人通常没有设防的边界时，好奇的而且往往抱有敌意的人群立即跑向岸边，跑上甲板；母亲们指给孩子们看，告诫他们要蔑视、仇恨这些蛮人。我保证，孩子们不会忘记这些过早就开始的教育。

晒成古铜色的赤膊的小男孩在最简陋的舢板上爬着，天真的我担心他们会落水。很可能他们一天落水二十次。曾有无数次，几个小男孩用某种手势向我表达他们的祝福！一只手抓着初生的辫子，另一只手划过脖子。他们让我感觉到，要是冒冒失失地信任政府的话，我的脑袋就不会在脖子上待太久。真是友善的小孩！可是，如果看见这些可怜的小家伙脖子上系着一个葫芦地浮在水上，慢慢地顺水漂走，怎能不产生怜悯！他们已经窒息了很久，张着双臂，闭着眼睛，就像在睡觉。上帝啊，我总是看到这样的情景！

亲爱的帕特里克，难道您不佩服我，这么轻而易举地转移话题？我请您跟着一个惊呆了的康复期病人离开医院的露台。现在，您和一位冒险家航行在内陆的运河上，冒险违抗道光朝的严格禁令。难道您不希望我继续完成我的描述吗？那么，就听我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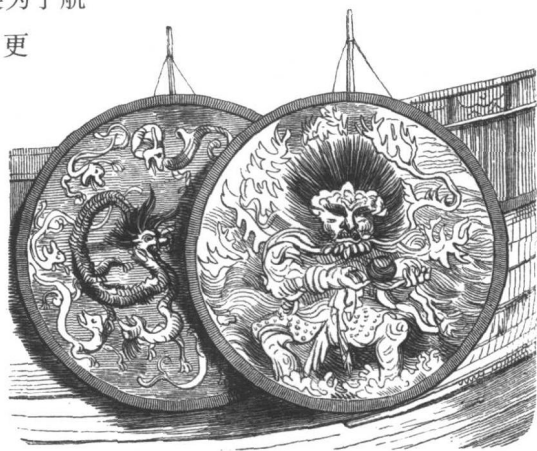
在这座充满着船只的城市里，沸腾着千万种声音。时而一响鞭炮声，这里的小孩都是绝妙的烟火玩家；时而一阵敲锣声、吹号声、打钹声，当地人都是疯狂的音乐家。小贩们大声叫卖，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吆喝。

耳朵已经被这种喧闹震聋，眼睛又被身边五颜六色的缤纷色彩迷住了。那儿来了一艘金色的小船。那是一个贵族，也是当地的乡绅，正进行

早间巡视。他神情傲慢，庸懒地坐在华盖下。请仔细端详！他的手从长袖中伸出来，您可以看见那双手胖乎乎的，留着奇长的指甲。他一脸倦怠，却若有其事地摇着折扇。扶手椅边的茶几上摆着茶，他小口小口地呷茶，姿势极其轻浮。所有这些——最主要是白皙的手——都显示出这一阶层的人所具有的特点。您的眼睛又被红白相间的船吸引住了，这些船排列成行，犹如随时准备飞奔的战马。其实，这只是一些刚从造船厂驶出，即将迎接大海考验的帆船。帆船粗大笨重，船首画着大而圆的眼睛，赋予某种生命力，帆船变成了人类为了航

行而不得不征服的巨鲸。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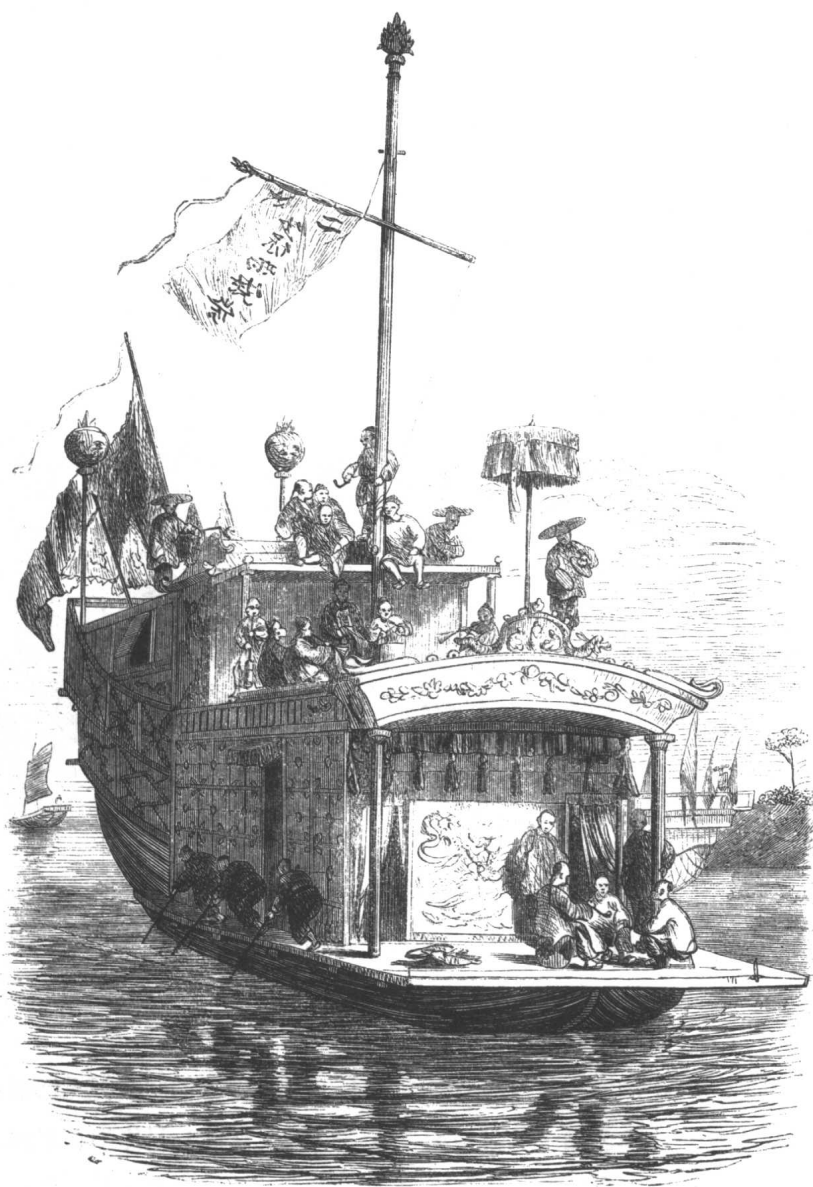
远处停泊着红黑相间的战船，高高翘起的船尾，四周悬挂着大炮盾牌，绘着许多奇异的神怪。这些面容可憎的鬼怪是胜负难测的战争的守护神，他们面目狰狞，瞪着喷火的眼睛，张着血淋淋的魔爪。



要说出这条大河上穿梭往来的所有船只的名字，真的需要荷马那样的天才：从海关官员的官船、在黄埔卸货的运输欧洲货物的平底驳船、荷兰的双桅平底船（船上有一名翻译和几个行商派来检查货物的职员）、国内贸易专用的没有装饰的沙船、维持治安稽查走私的官船……

官船是这个国家船舶建造的杰作，可能是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无法媲及的——至少就其典雅精美的外观而言。远处看去，如同一只停泊在水面上的美丽昆虫。船身底部漆成白色；船身上部呈淡蓝色，漆着一种绝妙的云青色；船身上部的两侧各开有三十扇椭圆形小窗，镶着亮红色的窗框，伸出数量相当的白色船桨。这些船桨从未缩回船内，不使用时垂在船体两侧，如同一条疲惫的鱼身上的鳍。

甲板上铺着坚硬结实的木头，细致的清洗使木头呈现出自然的光泽。



官船

水手们懒洋洋地蹲着。当地官员则躺在船头的一块席子上，悠闲地抽着马尼拉的方头雪茄烟。他一副庸懒的神情，穿着绣花缎和云纹绸的官服，裹着一身堆起的褶皱，看不出丝毫军人的英勇气魄，却指挥着五十名士气更加懒散的水兵。水兵们打着赤膊——因为烈



日炎炎——戴着像小筛子一样的草帽。他们持着盾牌，我刚提到过的那种绘着鬼怪的盾牌，一杆带竹柄的长矛，兵临城下时权当是优秀的士兵。或许，您的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有些野蛮却也颇有威势的画面。

他们和长官一起占据了船上有遮挡的位置：他们的头上是一个轻巧的圆形顶盖，由四根细长却结实的木杆支撑着。这可是真正的木制小阳伞，月牙形花边漆着金色和朱红色。如果碰上炎热难挡或是大风浪的天气，这种遮蔽不再足够，他们就在顶盖上铺上大片大片的稻草席，模仿乡村的茅草屋顶那样排列。顶盖的内部装饰着绘画和铭言。

两根桅杆悬着三角席作为船帆，每个端角都装着金色或五彩的球饰。前桅由船头的一根旗杆代替，挂着一面正中印有红色大字的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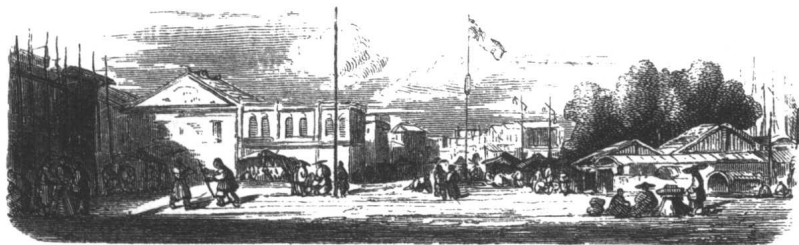
我差点忘记——这些战船很难给人一种好战的感觉——还有两到三门轻型长炮，仔细观察后会发现，这些长炮不过是随意摆放在甲板上。长炮上铺满五彩的装饰，挂满织物和流苏，藏在四周竖起的丝绸旗子下。有些旗子甚至就临时系在了这些致命武器的膛口上，真的会让人把这些长炮误当作新奇花哨的道具。人们告诉我——因为我无法查实——这些长炮是生铁制的，做工粗糙，因此套上了这种奇装异服。

这就是官船。看着它在水中航行，船桨划开水面，燕尾旗随风飘动，花花绿绿的船顶反射着阳光，水兵们无所事事，长官昏昏欲睡，您只会猜

想它可能用于观赏，点缀一场帆船比赛或是和平的海上巡游。然而这却是些蛮横的人，或者礼貌地说，是督察，河道上的宪兵。走私船（也叫做“蜈蚣”，因为装有无数的船桨）一看到它就躲藏起来，或者飞逃而去，如果不想冒险开战的话。舢板上可怜的女水手不再冲着番鬼笑，消失在席编篷顶下。各种冲突都缓和了。各种不合法的声响戛然而止。因为，随便一个理由——而且常常没有任何理由——长官就可以使尽各种惩罚手段——罚款、没收充公、甚至是挨棍子——总之各种欺压的手段。要是您让这些可怜的人办一件会连累人的事，他们会用蹩脚的英语对您说“Mandarin squigie mi”，意思是“满大人会碾死我”。因为轻微的或根本无中生有的违章，他们早已被长官敲诈了无数次。当然，对您的拒绝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您支付的酬金让法官和犯人都满意，那么，很少有当地人会抵住诱惑。不过这样一来，法官的贪婪会使手下人的蓄意违法的价格变得相当高。

现在，请您将视线从广东前方的这条河和这座船的城市回到外国商行区，您会看到另一个决不逊色的奇异舞台。

下次再向您描述吧。



毫不逊色一

183... 年5月

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地域最广的帝国的一角，在一座有着一百万居民的城市，有一片满是泥浆的冲积地，大约方圆五百米，或许地层厚度也为五百米。在那儿，竖着三排朝南的房屋，对着一个朝向河面的小街心广场。您将会认出这是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宽宏大量的皇帝特许某些蛮族商人暂时居住在那儿。每年，这些蛮族商人带着他们的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英镑的货物前来进行贸易。

不过，他们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居住并非合法。每年春初，当大部分的船只已经启航时，朝廷便下达诏书，命令番鬼返回澳门。贸易的季节已经结束。以前，广东省总督严格控制，即刻驱逐番鬼出境；现在，由于特殊恩典，番鬼获得了某些特权，可以不必离开。这种特权必须购买，不仅是用黄金，而且必须付出彻底放弃温暖的家庭生活的代价。大门在我们这些友善的同胞前紧闭，就像佛教的天堂在人类最美丽的另一部分面前紧闭。按照圣书上所说，她们除非改变性别才可以进入天堂。您或许明白这种禁令的真正动机：通过各种所能想象得到的手段，阻止蛮人最终在帝国的领地上定居——即使数量甚微。他们知道这些蛮人只要一定居下来，不久就会扩张势力，印度就是例证。既然无法彻底摆脱这些烦人的来客，至少必须引起他们对定居的反感。

一切都是出于这个原则。如果您看到这块指定给番鬼的地方到处是泥浆，没有铺路石，没有修繕，没有绿色草坪，您无需惊讶。这块地经常被水淹没，四处是沼泽，周围的大部分的房子不得不建在桩基上。这些房屋肯定是很脏的，一幢紧挨一幢，因河流的水气而受潮，既不通风也没有阳光，屋里挤满了人，堆满了食物。如果你感到痛苦，受到死亡的威胁，那么面前就是同衢大道。走吧，你们的“红牌”、出境许可证随时恭候着。必